

## 小学语文低年段字源识字教学的 内涵、价值与实施策略

孙彩霞，黄新意，郭芷妍

**摘要：**当前小学语文低年段识字教学存在重记忆轻理解的问题，学生识字兴趣不浓，识字效果不佳。字源识字法是指对汉字的本源进行追溯，通过观察和学习汉字的演变过程来认识汉字构造和意义的教学方法，在为识字教学注入活力的同时，培养学生自主探索的识字意识。教师可运用图式认知、故事叙述、同类字形、感官体验等策略，将汉字的演变序列融入学生生活世界与学习场景，提高学生识字兴趣，增强识字能力，积累汉字文化，从而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关键词：**字源识字；识字兴趣；识字教学；实施策略

识字是小学低年段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对低年段识字与写字教学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引导学生喜欢汉字，有主动识字的兴趣和愿望，并能独立识字，认识常用汉字1600个左右，其中800个左右会写。<sup>[1]</sup>然而，在实际教学中，部分教师不当的教学方式让学生产生了识字压力，出现了畏难情绪，导致识字兴趣下降。如何激

发学生识字兴趣，并在趣味识字过程中引导其掌握识字方法，提升主动识字的意愿，成为低年段识字教学的难题。字源识字法是指对汉字的本源进行追溯，通过观察和学习汉字的演变过程来认识汉字构造及其意义的教学方法。字源能够凸显象形文字的根基，帮助学生形成生动形象的画面感，引导学生趣味识字。<sup>[2]</sup>同时，由于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汉字的形体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通过字形分析探

**基金项目：**2021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教育信息化2.0背景下乡村教师学习机制研究”（21NDQN283YB）；2021年度浙江省教育厅一般项目“少数民族地区3—6岁幼儿早期阅读能力的现状与培养策略研究”（Y202147607）。

**作者简介：**孙彩霞，湖州师范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湖州 313002）；黄新意、郭芷妍，湖州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州 313002）。

究其本义，学生能更好地掌握汉字音、形、义之间的关系。因此，本研究将字源识字法运用至低年段识字教学，结合具体教学案例进行分析，旨在引导学生主动探索汉字的本源，理解汉字的构造方法，破解低年段学生识字困境。

## 一、字源识字教学的内涵阐释

字源识字教学是追溯汉字字源演变并进行溯源分析，结合汉字的形体结构有依据地讲解汉字构形规律、明晰造字意图以及构建汉字形音义桥梁的一种教学方法。早期的汉字属于因义构形，即依据它所记录的汉语语素的意义来构形，在了解汉字构形规律的基础上实现因形知义。<sup>[3]</sup>为此，分析汉字时可先追溯最初字形，感知造字意象，进而知晓汉字的造字本义。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汉字进行了系统性的总结和梳理，以“六书”理论为指导，剖析汉字的形、音、义。<sup>[4]</sup>“六书”是汉字的六种造字方法，包括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和转注。通过解读“六书”的汉字构造方法，掌握汉字的演变规律，从而认识一个字到认识一群字。清代语言学家王筠所著的《文字蒙求》按照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四书分卷排列<sup>[5]</sup>，将汉字的意义和构造作了通俗的解释，利用字形的构造规律迁移识字、关注古今字形的变化识字、区分字形突出特征识字以及归纳同部件系统识字的方法，解析汉字的意义，有助于学生理解并掌握汉字的构字特点和运用规律。清末民初，章太炎在其著作《文始》中，用“形体声类，更相扶胥”的形音义结合方法，对汉语字族进行了系统的系联。<sup>[6]</sup>因此，探究汉字字源，梳理汉字的演进序列，厘清汉字造字意图及其演进规律，结合早期的形体和用法的构词特点，掌握汉字本义和引申义的序列，是字源识字教学的基本遵循。<sup>[7]</sup>

以象形字“木”为例（见图1），其甲骨文字形为上有树枝、下有树根的树木形，学生可以理解以“木”为表义偏旁的字大都与树木有关。然后，学生可以认识与“木”有关的一类字，如指事字“本”和“末”，围绕“木”字以及结合“本”、“末”的古文字形了解本义，如会意字“林”和“森”，通过观察古文字形发现“林”有树木众多之意，而“森”也有此意但程度更深，本义为树木茂密，拓展至形声字“松”“柏”和“杨”等字，进而了解形声字的构形特点。选择探究主体字“木”的字形演变进而延伸至以“木”为主体字的一类字，引导学生进行有规律的识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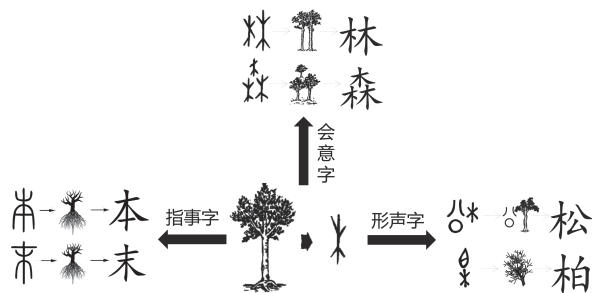


图1 与“木”有关的一类字

## 二、低年段字源识字教学的价值

低年段要学的汉字主要有象形字、形声字、指事字和会意字。通过追溯汉字的来源，动态呈现汉字各个时期的古文字形演变过程，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初步感知汉字的字形变化，造字规律、特点及其意象，有助于激发学生识字兴趣，培养其独立识字能力，在浸润汉字文化中养成语文核心素养。

### （一）激发识字兴趣，培养独立识字能力

新课程标准背景下语文学科素养的发展与落实，要求重点关注低年段识字教学方法的选择与应用，培养学生形成独立识字的能力。由于低年段学生的思维发展正处于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的阶段，他们对于形象化的甲骨文字形有

最为直观的感受，特别是外部形体呈现的具体物象而产生的汉字，如“牛”的甲骨文字形，可以发现古文字形突出了牛的口、鼻和角，形象概括了牛的基本特征。对于这类具有动物外在特征的古文字形，学生能初步感知汉字的外部形象并在演变过程中了解汉字的形体结构。同时，也能理解牛作为偏旁时的本义，进而拓展认识与牛相关的“牢”“牟”和“牡”等一类字。字源识字教学以学生思维发展特点为基石，将汉字以图形的方式呈现激发学生的右脑，结合其对图形的敏感度实现形象化识字，在帮助其形成生动形象的画面感的同时，展现出汉字字形的结构特点以及造字意象。<sup>[8]</sup>根据教材中识字教学内容的编写以及学生的认知特点选取适合字源识字方法的汉字，通过采取直观形象的教学方法，将教材中抽象的字符转化为有趣的形象，依据汉字的构形规律，呈现汉字的演变历程，帮助学生化解识字的难度并初步感知汉字所蕴含的文化内涵。<sup>[9]</sup>借助字源识字经验在语言实践活动中准确运用汉字，了解汉字演变背后的文化信息，结合汉字形体结构规律以实现独立识字。

## （二）引入汉字构形规律，提高识字效果

当前，低年段识字教学模式固化，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处于被动理解的状态；常规重复记忆的识字方式枯燥无趣，教师随意拆分汉字部件的识字方法忽视汉字的构形规律，导致学生识字效果不佳。因此，低年段识字教学必须遵循科学识字的原则，结合汉字的造字意象和构形规律进行讲解。早期的字形是根据汉字意义来构形的，具有表意特征，因此汉字的形体中存在可供分析的意义信息，寓于汉字形体中的意义信息使汉字形体的构造具有可解释性。<sup>[10]</sup>也就是说，理解汉字字义需要关注汉字的构形意图，解读汉字构形中的意义信息。对

于结构复杂的汉字字形，需要在识字教学中结合汉字的构形规律进行部件拆分，依据汉字的字形演变历程，了解各部件信息所代表的意义，以帮助学生强化汉字形体结构的知识，明晰汉字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比如，对于“集”字的学习，教师在教学时先分析“集”字的构形，通过追溯“集”字的字源让学生了解部件“隹”和“木”意义，进而组合各部件意义，从整体上了解“集”字的构意为鸟停歇在树上。学生了解“集”字的构形与构意，并想象鸟降落到树枝上栖息的情景，使“集”字具有了形象的画面感，进而加深对“集”字的理解与认识。

## （三）浸润字源文化，增强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信心

汉字作为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符号，其背后蕴藏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背景，其中汉字的造字意图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和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教师可从汉字的文化视角出发，在激发学生识字兴趣的同时引导学生提前感知汉字的美和字源文化的内涵，包括汉字的起源、演变、构造、书写和规范等。<sup>[11]</sup>在汉字原生语境中窥探古人的造字意象和背后蕴含的文化信息，透过文字了解古人的生活经验。学生在探寻字源文化的过程中，通过观察、辨析、归纳、演绎，逐渐形成字形分析的能力<sup>[12]</sup>，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能力也不断发展。同时，学生通过体会汉字所表达的感情、意义和价值观，可以理解汉字历史的厚重感，增强文化自信。

## 三、低年段字源识字教学的实施策略

字源识字教学为低年段识字课堂注入活力，对学生感受汉字字形之美，了解汉字的构形规律，提高识字效率起到重要的作用。教师可通过以下策略，将汉字演变过程融入学生生活世界，循序渐进地帮助学生实现系统性的探究识字。

### （一）采用“图式认知”策略，探究汉字的演变序列

象形字是古人通过图画的形式记录汉字，指事字则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增加或减少笔画、符号产生的抽象文字。这两种汉字的字形结构都与物体图像有紧密的联系。学生在学前阶段有借助图画、简单线条、明显的外部形态特征认识汉字的前识字经验，对文字形式和结构积累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因此，教师可以象形字为识字起点，结合象形字的演变序列，以图示的方式直观呈现汉字演变规律，对比古今汉字字形，从而让学生掌握汉字间的联系，理解汉字的形音义。例如，“舞”的古文字形是“𠂔”，人的手臂上添上一串像羽毛或兽尾的部件，像人手里拿着这些道具在跳舞。教师可借助智能体对汉字的演变历程进行分析和讲解，通过视频、图画或者小故事的形式将教材中静态的汉字以直观动态的形象呈现在学生面前。<sup>[13]</sup>这时，学生脑海中自然能联想到跳舞的景象，了解汉字最初的造字意象和文化信息，进而感知古人的造字智慧。又如，一年级上册《日月水火》的识字构形规律以象形字为主，可以通过观察“日月水火”字形演变过程，将古文字的字形和现在的汉字字形进行对比识字。同时拓展一系列与“日”有关的汉字，如“旦”“春”和“明”等字，引导学生初步关注同类部件识字。此外，还应根据字源连接学生的前识字经验，借助其已有的识字经验与字形特点有效联结，使其发现汉字由具体事物到文字符号的演化序列过程，帮助学生在脑海中浮现出生动形象的画面。<sup>[14]</sup>

### （二）采用“故事叙述”策略，编织字源情境

在漫长的汉字演变活动中，汉字作为一种象形表意文字，其每个字音、字形甚至是一个构字元素都是远古先民生活印迹的反映。<sup>[15]</sup>古文汉字首先

反映的是先民身边的物质世界、生存条件、思维习惯和当时的文化背景，先民对自然、社会的认识完完整整地移植到了一个个汉字之中。<sup>[16]</sup>每个汉字的背后都有独特的故事。教师可以采用故事叙述的方法，结合汉字产生的背景和学生认知特点创设故事情境，让学生在了解汉字的演变史和汉字背后的文化内涵的过程中认识汉字。比如，一年级下册语文园地一的识字内容与天气有关，其中“雷”字最初是因雷声夹杂着闪电而形成，其字形就是在表示闪电的“申”字中间添上几个车轮的形状，而后由车轮的形象演变为方形或田字形。教师在讲解“雷”字形时，可以创设神话故事情境，引导学生将伴随闪电发生的巨响想象成天神战车在天穹轰然驶过，增进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又如，教学“休”字时，教师可引导学生先观察古文字形，想象古人劳作后，常背抵大树歇息。如今我们看“休”字，仍能想见古人倚树喘息的模样。还可找学生表演左“人”右“木”，人背抵树干的形态，故事编纂再加以动作演绎逐步加深对汉字的认识。通过寻找汉字的根源及汉字背后的故事，激发学生在故事情境中体验字源识字的乐趣。

### （三）采用“同类字形”策略，迁移字群归纳识字

形声字是常用字表中占比最多的一类。教师可以借助形声字以形表意、以声表音的特点，引导学生仔细观察一类汉字的字形，发现汉字的构字规律和字形特点，在识记一个字或同类字形的基础上，联结字与字、字与词以及字与句之间的关系，学会迁移与应用，从归纳一类字迁移到归纳字群，帮助学生实现高效识字。<sup>[17]</sup>例如，教学反犬旁字时，教师要引导学生观察“犬”字的演变过程<sup>[18]</sup>，学习左偏旁为“犴”的汉字，梳理字形中的特点，进而明确汉字所蕴含的意义。“犬”本义指狗，以

“犬”作为表意偏旁置于左边时都写作“犳”，表示与犬相关的意义。其一，犬的分类。“狗”从犬句声，本义指小犬，后泛指一般的犬；“狡”从犬交声，本义指少壮的狗，后引申为狡猾；“猛”从犬孟声，本义指强健的犬，俗称猛犬；“狂”从犬圭声，本义指疯狗，俗称狂犬。其二，其他犬科动物。“狼”从犬良声，强调其野性特征；“狐”从犬瓜声，后因习性狡黠，衍生狐疑、狐媚等贬义词。当学生围绕“犬”这个形旁学习一系列相关汉字时，他们会逐渐发现汉字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关联、有着内在逻辑的有机整体。

#### （四）采用“感官体验”策略，探究式识字

字源识字教学可以对汉字的本源进行追溯和动态呈现，引导学生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多个感官识字，增强记忆。字源识字教学中可以通过具象感知、动态感知与多感官联合来学习汉字。其一，具象感知，通过感官直接体验字的具体形象或形态。比如，学习“山”字时，带领学生观察真实山脉的轮廓，对比甲骨文“山”（形如三峰耸立），探究如何将自然形态转化为字形；学习“鸟”字时，带领学生观察鸟类的羽毛、喙部、爪部，理解古文字“鸟”为何像一只侧立的禽鸟。其二，动态感知，通过对环境中各类动态信息的识别、理解与分析学习汉字。比如，学习“步”“走”“奔”等动词时，学生可以通过肢体动作模仿，感受字形中脚的变化（见图2）；学习“采”字时，学生可以通过模拟伸手摘果的动作，理解“采摘”的含义。其三，多感官联合，个体将来自不同感官的信息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感知过程。比如，学习“香”“甜”时，通过闻花香、尝糖果，将感官体验与字形“禾”“甘”的含义（“禾”指谷物香气，“甘”指口中含物）建立联想。在多样化的字源识字教学活动中营造趣味性、动态性的识字体验，调动学生的全

身反应，激发其识字兴趣。



图2 脚的变化

识字是低年段学生综合学习的开端和基石，更是其感知汉字形体及字源文化最有力的支撑。字源体现了汉字演变的发展历程，蕴含丰富的文化意蕴，有助于学生在感知汉字字形的基础上了解字义，构建形音义融合的识字体系。运用字源识字法开展低年段识字教学，将汉字的演变形态及背后的文化内涵、构形规律等文化信息有序地呈现在学生面前，将激发学生识字兴趣，提升识字效率，扩大文字积累，从而提升语文核心素养。

####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S].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7.
- [2] 申利霞. 字源识字教学例谈 [N]. 语言文字报, 2023-05-10(5).
- [3] 王宁. 汉字汉语基础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6: 78.
- [4] 辛魁鹏. 许慎《说文解字》中的汉字学理论研究 [J]. 语文建设, 2015(35): 66.
- [5] 何茂活. 《文字蒙求》蒙书特点举隅 [J]. 鲁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2): 31.
- [6] 许良越. 论章太炎的“语言缘起说” [J].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6): 79.
- [7] 刘长城. 汉字源流 [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 158.
- [8] 吴晓蓉, 任可心. 通过字源识字提高幼儿汉字理解与记

(下转第88页)